

循 論

上 學 勸

損 林

中國書院

甌風雜誌凡例

- 一詩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此本社甌風雜誌之所以作也
- 二本誌欲以闡揚先賢遺著昌明故有永嘉學術正俗解蔽而止於至善為職志
- 三本誌內容區分通論名著專載文苑叢錄紀事六門通論不務空言名著表章往哲專載刊近人述作文苑分內外二篇叢錄以載筆記小說之類紀事則鄉事社事二目附焉
- 四本誌材料蒐輯準以浙江舊甌海道屬區域為限
- 五凡非甌人著述其有關於甌人之學術行誼而作者如墓誌傳狀碑銘序跋哀誄詩詞之類悉於本誌文苑外篇見焉
- 六本誌所載文字除在籍撰述諸人以外凡散處各地同鄉有以來稿見惠其不悖本社宗旨而文詞雅馴者亦當盡量容納
- 七甌人前輩遺籍凡有未經印行者本社竭力代為刊布無論長篇短篇均可逐期分載並俾閱者自能類訂專書做舊國粹學報例也
- 八本誌組織設總理事一人副理事二人規畫一切進行事宜總編輯一人編輯六人分任徵藁撰述事宜
- 九本誌定為月刊全年十二册自民國二十三年一月起按期每月二十日出版
- 十本誌社址暫設浙江温州瑞安楊衙街十六號

勸學上

林 損

禮有之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尚哉斯言可以知為學之本矣夫明德者途之人所皆具也明明德者獨學者之功也天下之學者少而途之人多故有明德而不能自明因曰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天之秉則異然而不知己之賊天至矣學也者求所以不賊也非與天爭而強揉其性也彼荀卿言性惡而勸學爭之者耳烏足以識學之意識學之意者其惟孔子乎昔孔子謂子路曰汝奚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射之通於犀革又何學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砥厲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乃再拜受教夫孔子之所求者在括磨砥厲也其入益深斯學不可以已使刈腐草而括磨砥厲之斬以為矢其折也忽焉雖荀卿其如之何故荀卿不知學之意者也雖然荀卿之學卓矣論學

之意固謬而致學之功極醇其言學之數始於誦經終於讀禮蓋生平所深造自得者言學之義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真積力久則入至乎沒而後止雖萬世不能改也抑所謂聖人者以其德非以其藝也以其道非以其器也古之爲教者皆以道德而器與藝則以爲望道入德之門故二者雖不廢而必先授之先授之者以其淺而易載也古學校之制家有塾黨有庠鄉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洋洋乎大觀也已而七年小成之間道德爲主器與藝已寓焉逮其大成皆道德之學也知類通達近於致知而強立不反近於誠意博習近於格物大學嘗言格物而必歸其用於致知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修身爲本而推及齊

家治國平天下然則道德之爲古重可知矣夫道德之修存乎我器藝之用懸乎物存乎我者終古而不變不爲富貴而淫貧賤而移威武而屈毀譽而動非聖人不能有也懸乎物者因時勢而爲推移以順爲正以歧而亡以營逐爲能以患得患失爲心非小人不肯爲也聖人之初亦一士執士而命之以小人無不怫然怒者然自春秋以降求麟角於牛毛之中爲道德之學者蓋寡是豈甘以小人自居哉前有所輓而後有所驅也驅輓既習若與性成居之不疑相率而陷溺淪胥不可援手則學之真亡矣故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荀卿亦曰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犢而蘇秦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踵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曰

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悲乎痛哉爲學而欲以說人主取卿相之尊於美身爲己之義何遠也戰國至今士人慕蘇秦之行奔走利祿蕩而成風揣摩時趨鉤鉅百出而要以伐性賊天貽後世之笑罵百年以來每下愈况其初功令以制藝取士邀名者爲之浸淫於八比文視爲絕學伏首研求老死不肯已盈四海九州皆是矣而不足以困豪傑若夫趙幟旣拔新學崛起一二大力之輩負螯弧以先登後生少年風動蝟集於是爲學有期其期視好尙爲盛衰當其盛也高方寸於岑樓納須彌於芥子尿溺之下大道存焉及其衰也舉其書而束之高閣覆之醬瓿言之則以爲陳腐見之則以爲筌蹄吾嘗考其變遷計其時日有所謂天文歷數之期哲學物理之期音樂體操圖畫之期東西各國文字之期迄今則大講政法以自炫而前者仆後者興右者仰左者偃於興仆偃仰

之間時不待旦夕行不待周旋而學者適當其衝敝精勞神以赴之赴者愈急澌滅者愈速又顧而之他其他復不足以少留無一毫之得於中而顛蹶奔命以死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若此輩者非以道殉人者耶且古之殉人者曲其學以阿世主今之殉人者空其有以殉市儈阿世主者尙飾聖人之言行以將之殉市儈者是不知世有聖人者也夫聖人之於古亦衆矣其言行之流傳於今亦多矣讀書者皆不之求而一二市儈挾貲數十萬萃東西涉獵之譯材摭拾莠說左右世界錮天下之心思併天下之耳目生殺富貴舉由於是其毒不在焚坑之下然上以是詔下以是承頒之訂之研之誦之可謂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况殉人者復不常有貧賤者則諉之以謀食富貴者則諉之以謀政少者則諉以時命之未至老者

則託以得間之已倦夫不學而言政何政之施不學而謀食何食之得舍本逐末於此爲極行險僥倖天必災之若以貧賤富貴老少而有間是未讀尸子也尸子曰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咎然則愛與惡其於成孝無擇也史鱣曰君親而近之至敬以遜邈而疏之敬無怨然則親與疏其於成忠無擇也孔子曰自娛於隳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以善廢而不邑邑蘧伯玉之行也然則興與廢其於成善無擇也屈侯鮒曰賢者易知也觀其富之所分達之所進窮之所不取然則窮與達其於成賢無擇也是故愛惡親疏廢興窮達皆可以成義有其器也夫人誰無器學之器明德是也舍其明德而自遁於富貴貧賤老少之間然則六事者皆非人所宜居而人生世上不在彼則在此胡不遄死以免斯戾而覲然有此七尺之軀哉故爲學之道曰定曰恆曰無

間定則不誘於物恆則不曠於己無間則不遷於境而一日有千里之勢古之人其備乎皆以明明德也若器與藝之下世之論者備矣吾不論論其大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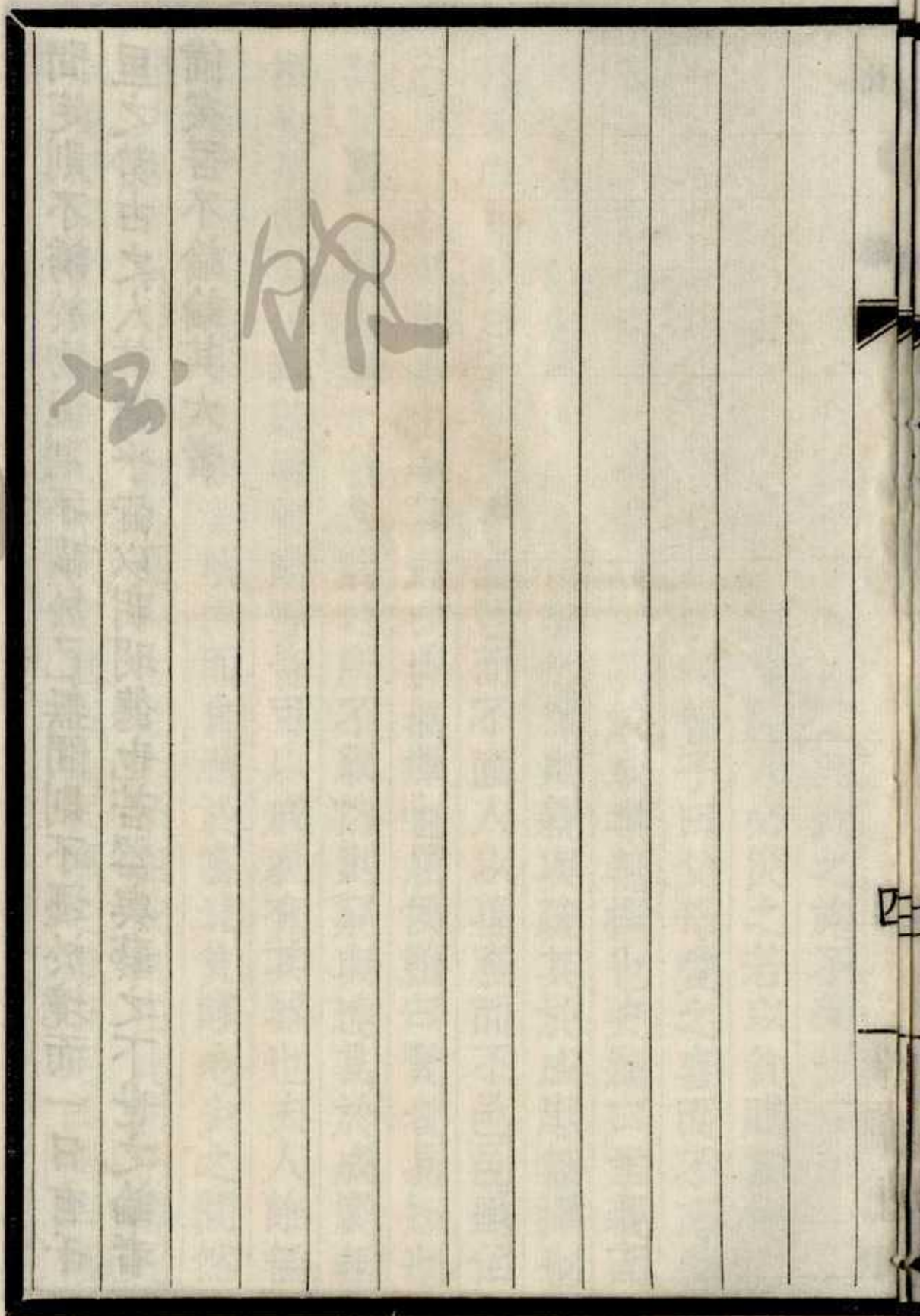
名著

顧亭林詩校記 未刊本(續) 孫詒讓遺著

鮮庵遺文 未刊本(續) 黃紹箕遺著

老子發微 未刊本(續) 陳徹宸遺著

六齋臆稿 未刊本(續) 宋 衡遺著



刻本卷四

元日題上元本有十九年三月

詠史元本作聞湖州史獄注云此為莊氏史禍而作案疑非先生自注

名弧

孟秋朔日有事於元本下有先櫓宮黃帝三字

寄劉處士大來元本五卷始此

重過代州贈李處士因篤元作子德

應州 華戎夷

赴東一首序 頌訟 繫半年元本下有當事審鞠即上年好徒沈天甫陷人之書十六字

第四首 未得從湘纍元本有注云三月十九日

三月十二日有事於元本下有先櫓宮皇帝三字

哭歸高士詩 元本分四首刻本誤并為一 第四首末元本注

云君二十五年前嘗作詩以魯連一矢寓意君沒十句而文覃舉

庚未四字未詳

刻本卷五

詠史元作王良二字

過短亭 風胡塵

二月十日有事於元本下有先櫓宮元本第六卷始此 賊馬與邊烽相

捋潰元作竟令左中夏頹陽不東升元作二綱 王生元無注

官者元本有注云呂太監言昔年王生弘撰來祭先帝伏哭御座前甚哀

贈獻陵司香貫太監宗 清胡霜

陵下人言上年冬祭時元無冬祭時三字別有七月九日虜主來獻酒至長陵十二字

井中心史歌序 張少保統元本下有海兵元本下無 以復元

有大宋三百元下有而驅胡土字元於漠北七字必有一日元下有變夷而為夏者六字

顧亭林詩校記

五

歐風社刊

故作此歌元無此四字以將發揮其事元有以示為人臣處元人胡

厄運應知元作胡虜從來無百年牧胡騎

關中雜詩第五首末小注山史元作無異

寄次耕時被薦在燕中盼元作盼刻本誤

少林寺疆場元作場刻本誤

寄次耕更得遼東問元本下注有云兄弟二人今在兀喇

哭李侍御累誅德

佚詩補

卷一

千官二首感事詩前

武帝求仙一上天茂陵遺事只虛傳千官白服皆臣子孰似蘇生北海邊

一旦傳烽到法宮罷朝辭廟亦匆匆御衣卽有丹書字不是當年

愁侍中

清蹕第二首

傳聞阿骨打今已入燕山毳幕諸陵下狼煙六郡間邊軍嚴不發驛使去空還一上江樓望黃河是玉關

聞詔表京詩後

聞道今天子中興自福州二京皆望幸四海願同仇滅虜須名將尊王仗列侯殊方傳尺一不覺淚頻流

上吳侍郎陽十二月十九日詩後

烽火臨瓜步鑾輿去石頭蕃文來督府降表送蘇州殺戮神人哭腥汚郡邑愁依山成斗寨俟水得環洲國士推司馬戎韜冠列侯師從黃鉞陳計用白衣舟曹沫提刀日田單仗鍤秋春旗吳苑出

夜火越江浮作氣須先鼓爭雄必上游軍聲天外落地勢掌中收
征虜投壺暇東山賭墅優莫輕言一戰上客有良謀

卷二

元日元稿第二卷首

一身不自拔竟爾墮胡塵旦起肅衣冠如是天顏親天顏不可見
臣意何由申伏念五年來王塗正崩淪東夷擾天紀反以晦爲元
我今一正之乃見天王春正朔雖未同變夷有一人書盡積陰陽
玄靈結重垠是日始開朗日出如車輪天造不假夷夷行亂三辰
人時不受夷夷德違兆民留此三始朝歸我中華君願言御六師
一掃開青旻南郊答天意九廟恭明禋大雅歌文王舊邦命已新
小臣亦何思思我皇祖仁卜年尙未逾眷言待孫曾
歲九月虜令伐我墓柏二株八尺詩後

焦獲侵鎬及方至於涇陽爾雅釋地周有焦獲郭注云今扶風池
陽縣瓠中是也晉池陽縣在今西安府三原今三原涇陽二縣之
間有焦獲澤卽此在豐鎬東北百餘里鄭氏之在豐水西鎬在豐
水東相去二十五里詩言玁狁旣據焦獲遂逾涇而侵逼鎬京豐
京復還涉涇而掠地涇者箋所謂大口史記所謂居涇渭之間侵
暴中國也故宣王命吉甫伐之如疏說別有鎬方去鎬京東北千
里則其地更在焦獲東北八九百里必早淪爲異域何得僅言侵
及又爲之解詩云鎬方確在焦獲之下不必先焦獲乃侵鎬方不
亦太迂曲乎孔疏又云引出車毛傳以證傳箋同義案出車云往
城于方又云城彼朔方探下文而省一朔字古書文每多此例故
毛訓方爲朔方若鎬方對舉而以鎬爲地名方爲朔方不詞甚矣
詩又言來歸自鎬我行永久者案車攻序云宣能修政事外攘夷

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
車徒焉是時戎狄逼近京室宣王命將出師皆在東都自鎬至維
尚及千里故詩言我行永久劉向又云千里之鎬劉向世習魯詩
必有所本若鎬方以爲北方地名而實不詳其所在又何從而斷
其爲千里乎左傳康有鄴宮之朝服虔云鄴宮成王廟所在也阮
氏款識非敦余佳命女尸嗣_爲京宮_爲宮卽鄴宮此又一證也豐
本因水得名以其爲都故或从邑詩豐草毛傳豐茂也爾雅茂豐
也其本字當作_爲豐方聲轉猶邾鄒聲轉方之作_爲猶邾之作_爲
又多茂草詩言豐水有芑是也故又作_爲此皆取其文繁縟美觀
耳自釋_爲爲豐而詩侵鎬及方之語始得其解古器足以證經豈
虛語哉文子九守篇工與芳韻呂氏春秋樂成篇旁爲公韻芳旁
皆从方聲此亦方轉爲豐之一證也

上張南皮書

自違教誨眴忽彌年瞻系之私與日俱積仲秋侍家嚴側敬讀手
畢藉窅道履綏和比維順時宣攝爲國奮身無任馳仰昨在吳門
試院竊見史館移會查舉儒林名人以憑續纂列傳乃知幼丈前
重復申理昌黎以師表之望兼史筆之長歐陽以宰相之才預館
局之任名勒祕牒往哲之榮聲副在京師作者之盛業顧惟狂簡
不知所裁謹獻其愚以備採擇曩嘗瀏覽阮傳紬繹儒林數學顯
家接武其際心竊異焉在昔許商_{漢書儒林傳}何休_{後漢儒林傳}之屬崔南
史_{儒林傳}李業_{與北史}二劉_{焯炫北史}隋_{之徒皆以通經大師旁涉歷}
算江戴諸儒斯其流亞薛梅數子擬不於倫遺本齊末於義無取
魏書算家編入術藝南北及隋因仍舊貫_{南北史隋書}唐書宋史
降廁方技阮氏之例未之前聞將以儒者通乎三才小學終乎九

數則辭賦之流濫觴於四始竺至之行冥契於六經何緣而越居
文苑別列孝友乎阮氏之爲傳敍也援師儒之古誼範漢家之分
涂觀薛梅列傳略言經行詳述算書尋篇攷口與敍不應斯蓋引
進絕學兼復怯立新名乃崇尚之微意非纂箸之通軌也今既續
修務求至當若依違前志改附他篇爲例雖寬屬文必簡將未周
於姓氏遑復薈其菁華矧或第學行則此絀而彼優核法數則前
疏而後密寸長尺短劉子元之所疑離美分傷陸士衡之所歎其
難一也漢晉以還術士間出歷書律志憲率俱存人言傳無勞別
見今則演圖口草其流實繁或步測淵邃書未進於司天或制作
微渺業非專於調歷概從愁置以竢方來遺漏必多湮沒何限其
難二也術藝者多能之通號方技者醫卜之總名算氏之學上者
數窮天地次亦利溥民物今若與雜流並域鄙事同科雖曰例出

先民未免叢嗤大雅若芟棄他長網羅茲學未聞草木之疏專釋
於榛苓山水之經獨紀乎泰渤循名責實豈得無譏其難三也夷
攷阮氏兼領國學之年復有疇人之作甘泉羅氏踵成績編持此
標題登諸國史厥有三善可得而言例以義起名從主人苟一藝
之專精雖博收而非濫且書出一人文同一例注所引書籍與史傳同國朝
諸傳取校中書或省併復重或參互並見規畫體製撫要刪繁既
以示後作之準繩抑又彌前修之遺闕其善一也粵自堂祖智燭
乾緯同撰黃虞星翁曆生向風輩作士者異能之徵滂沛乎漢詔
明算之試頡頏乎唐律而高材匪尠幽滯孔多今若奏立斯傳俾
垂無窮令下諸方書上太史閱響者聞風而翕集綴學者睹景而
雲興無忝揚善之司有裨作人之化其善二也昔康熙撰明史梅
氏以處士而草勅律歷之文乾隆錄四庫郭長發陳際新以臺官

而檢勘天算之籍今於同館之中求耑門之學有則獨任無則旁
招李君善蘭擘綜中西甄明家數宜循故事奏使纂修譬之尹咸
據數術而向歆錄上其書淳風志天文而房魏總領其事業精則
美畢萃職分則事不勞其善三也竊以九章七曆萌柢古初固學
士所宜知非儒流之專務其爲途也昔簡而今繁其爲用也昔微
而今廣六藝附庸蔚成大國區分疆宇甄錄英翹時勢使然史氏
之責也紹箕質學庸陋有志稽譔近思據班志藝文之原本輯劉
氏錄略之佚文剖析條流申證疑滯復綜歷代史志傍採諸家書
錄爲書目部類表以備校讎一家之學拾鄭章二氏之遺心鈍事
勞疾病間作削牘屬稿曾未終篇茲因蓄疑聊貢蠹管思違盍各
之義輒冒率爾之譏幸恕其愚妄賜之覽督焉家嚴起居康順足
慰注存頃以靡盬馳驅未遑箋候太倉試畢于役松江返棹江陰

者皆陳自然不可偏舉之明數之言以爲隆隆者絕赫赫者滅
王公邱墟匹夫俎豆如環斯循一息萬變故知進而不知退者
愚也知往而不知反者惑也美之於惡善之於不善也亦猶夢
覺之間景象俱非於我究何與哉雖然此亦出於道之自然而
豈可以偏舉哉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
爲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弗居是以不去辭傳奔本作始二弗
字永樂大典皆作不
功成下
無而字

王弼曰自然已足爲則敗也智慧自備爲則僞也因物而用功
自彼成故不居也使功在己則功不可久也吳澄曰事而爲則
有不爲者矣惟無爲則無不爲也教而言則有不言者矣惟無
言則無不言也天地亦然作謂物將生春時也辭謂言辭生謂

物既生夏時也有謂有言不辭不有此天地不言之教也爲謂物將成秋時也恃謂恃其能而有爲功成謂物既成冬時也居謂處其功而自伐不恃不居此天地無爲之事也不去常存也天地不居成物之功故其功長久而不去

宸按論語子曰予欲無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引天以喻無言之故直曰言之爲效蓋末耳而吳氏以老子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爲天地四時之行以證聖人不言無爲之義斯鑿矣况復以不辭不有爲不言不恃不居爲無爲益鑿之鑿矣夫無爲者非不爲也不言者非不言也不以爲爲能不以言爲功故曰不辭不有恃不居無我無物一切皆空爲本非爲言復何爲矧復鰓鰓然誇其爲與言於衆人之前堯癯舜瘁孔勞墨疲舌敝耳聾竟死何裨嗚呼爲歟言歟

言歟不言歟總之無爲之可稱無功之可名故雖澤及萬物德普萬世亦庶幾乎功之克成矣而聖人不以爲功之成也亦終於作之生之爲之而不去之也所謂功成不居是以不去也故曰處無爲之事不然既無爲矣事於何有故曰行不言之教不然既無言矣教於何施故雖極之無爲不言而所以處其事行其教者自在而或以爲不去者不居之效也然則老子直以不居功爲居功之地矣嗚呼豈非誣之甚哉

三章河上公注本此爲安民章

不尙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使民心不亂河上公注本無民字常使民

無知無欲顧
歡民作心

老子發微

風社刊

吳澄曰此章言聖人治天下之道而虛心實腹弱志強骨後世養生家借以爲說其說雖精非老子本旨也

宸按吳固以後世養生家之爲說之精矣而復以爲非老子本旨則何也夫生者治天下之本也不善其生而曰我有以治天下此太史公所爲太息而道也歟抑我尤謂此章當以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爲最要不二法之妙門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欲之爲天下病久矣所謂虛其心者虛而欲無所入也實其腹者實其內以拒欲於外也弱其志者志故欲府也弱斯不爲欲所奪矣強其骨者以制欲也故曰常使民無知無欲王弼曰無知無欲守其真也嗚呼是可以識聖人治天下之道而必非後世愚黥首以爲治者所能僞託矣王弼又曰心懷智而腹懷食虛有智而實無知也骨無知以幹志生事以亂心虛則志弱

也吳澄又曰虛其心謂使民不知利之可貴而無盜心也實其腹謂民雖不貪於利然聖人陰使之足食而充實未嘗不資夫貨也弱其志謂使民不知名之可尚而無爭心也強其骨謂民雖不貪於名然聖人陰使之勉力而自強未嘗不希夫賢也四其字皆指民而言雖然斯二說者猶當以弼說爲是

四章河上公注本此爲無源章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我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冲字本作盅說文解字盅器虛也

吳澄曰或疑辭也不敢必也似者亦不敢必之辭也

宸按此章兩或字兩似字老子以狀道體之精微不可思議所謂若有若無無實無虛於無可擬似之中而始作擬似之辭也而河上公注云或常也道常謙虛不盈滿湛兮似或存河上公

本或作若注曰言當湛然安靜故能常存不忘則河上公又以若爲常矣李贄曰夫冲漠而不盈者道也而用之者或見其盈則失其所以冲漠者矣故淵乎常止雖萬流歸之而不見其盈聖人體道於身淵源靜逸無有涯涘一似萬物之宗而非有以宗之也故常挫其銳以示不能解其紛以示不用和光以遊於世同塵以諧於俗湛兮常寂似亡若存焉耳然此果伊誰之子乎雖黃帝未易當之意者其在帝之先歟夫海爲衆流之歸而海無有也但見其淵乎而已矣聖人爲萬物之宗而聖人無有也但見其湛兮而已矣彼逞能挾才露先駭衆者皆自以其有而求通於物者非萬物之宗矣夫惟無其宗者乃可以爲萬物之宗而其誰信之案無其宗乃可爲萬物之宗李說是也河上公注云老子言我不知道道所從出又云道自在天地之先道

乃先天地生也我謂道爲天地所從出無道卽無天地故天地由道而生天地道也萬物亦道也故曰萬物之宗天地生萬物萬物天地之子也道生天地而道不知所自生故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帝天也王弼曰夫執一家之量者不能全家執一國之量者不能成國窮力舉重不能爲用故人雖知萬物治也治而不以二儀之道則不能贍也地雖形魄不法於天則不能全其甯天雖精象不法於道則不能保其精冲而用之用乃不窮滿以造實實來則溢故冲而用之又復不盈其爲無窮亦已極矣形雖大不能累其體事雖殷不能充其量萬物舍此而求主主其安在乎不亦淵兮似萬物之宗乎銳挫而無損紛解而不勞和光而不汙其體同塵而不渝其真不亦湛兮似或存乎地守其形德不能過其載天口其象德不能過其覆天地莫

能及之不亦似帝之先乎案此所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者也
嗚呼至矣夫吳澄曰象帝者天也象言天有象帝言天之主宰
也其說亦通

五章河上公注本此爲虛用章永樂大典連後章至用之不勤爲
第五章自天長地久至故能成其私爲第六章以下章次俱
異此依張之象所錄王注本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
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王弼曰天地任自然無爲無造萬物自相治理故不仁聖人與
天地合其德也吳澄曰仁謂有心於愛之也天地無心於萬物
而任其自生自成聖人無心於愛民而任其自作自息若有心
於愛民則心不虛矣李贄曰使天地而能仁萬物則天地將誰

賞胎息三史及周秦諸子之文每得先生課作輒嘆曰文壇飛將
文壇飛將不置則必以壓諸卷當是時詒善祠塾中英少獨同縣
林上舍慶衍文學庶幾足伯仲先生先生旣鄉舉則負笈受業者
益多於是仁和葉茂才瀚錢塘楊太史文瑩諸暨趙茂才祖德先
後千里走書幣延主講席若學報席先生初講於杭也學者驚其
博通皆以爲足亞復堂先生當是時復堂先生雖老病矣然尙在
復堂先生者及見魏默深而師友龔璣人孝拱父子能陳非常之
義之東南泰斗仁和譚大令獻也然先生雖負物望日以重乎而
比其成進士得以主事需次戶部也則光緒癸卯而行年四十餘
矣然甫成進士管學大臣吏部尙書長沙張百熙卽延主京師大
學史科講席已又引入編書局及戶部計學館當是時張公望重
天下書侍以上莫與倫雖不得政權然門外勝流車常塞巷然與

先生非有毫髮世誼若杯酒之故先生又未嘗投刺上書自薦天下以此益多張公乙已浙人擬設浙公學於京師投票公舉總理當是時自故樞相仁和王文勤公聲不列舉外雖書侍皆列舉然卒得最多數者黃學士紹箕次則先生皆籍溫之瑞溫浙人之素所鄙也當是時聲價蓋一躍千丈云丙午黃學士出提鄂學先生以次任浙公學監督而廣督尚書西林岑公春煊忽奏調襄治學務卑書厚幣堅促入廣岑公者所謂三開府之一也其望蓋與故湘撫陳公寶箴故廣督陶公模等當是時大臣望重天下者書侍則張公爲最督撫則岑公爲最然岑公亦非與先生有毫髮世誼若杯酒之故先生亦未嘗投刺上書自薦天下以此益多岑公然比先生至則岑公已拜移督雲貴之命見而遽別是年京部大改制增爲十一減一書二侍置左右丞參議尚書得辟丞參以下於

是張公得郵傳部尚書將以丞參位先生則招先生還京未成行而公遽卒岑公移督四川中途以前樞相善化瞿公鴻禩之引奉召入京改授郵書將參樞矣當是時御史中有所謂三靈者廉直震天下瞿岑二公爲表裏謀激清將奏解黨錮設民選議院天下欣然拭目庶幾更政俄而岑公仍出督廣中途與瞿公俱免而趙御史啓霖以妄彈親貴削職所謂楊翠喜案之結果也於是先生遂以兩廣方言學監督淹留嶺外矣戊申春全浙師範學始設同縣孫部郎詒讓山陰湯京卿壽潛杭防貴協領林皆力薦先生爲監督而浙東八府亦公舉先生會有間之於浙撫者先生不果來大抵丙午後部郎之負物望者往往得越級奏補或且由主事轉瞬丞參若外省美差缺先生乃寂寂勝流不平之然比於丙午前之需次主事則得差已爲甚美且今大學士壽州孫公家鼎學部

尚書長白榮公慶皆先生舉主亦豈竟忘先生哉廣州雖亦一大都會然水土殊劣四時蚊不停噬炎風起則戶懼天行人語不可曉作食拙於五味之調居室隔絕日光先生亦豈甘久作虞仲翔而不登高望中原耶周公攝政吐握禮賢行招先生還京矣先生百行無疵孝弟尤篤然其太封公琳山公太封母林太恭人亦皆夙以好行仁義著於鄉者也兄弟三人先生其仲伯號燃石叔號醉石亦皆溫溫君子也昔伯年未三十而卒先生乃至幾不欲生猶子字孟聰博通亞先生先生愛逾己子孟聰亦敬事仲父甚女兄弟六人嫁後合門衣食住之費其全仰給於先生者四氏其雖非全仰給而亦待先生補助者二氏舅氏二人皆以合門衣食住之費全仰給於先生然衡聞先生之於舅氏及諸女兄弟也其密給之數乃過於琳山公顯給之數云其他姻友門生補助之無定

者則指不勝屈也科舉時代士之得入學而爲廩增附生者號曰衿其得舉貢以上者號曰紳紳衿之利專在魚肉非紳非衿者而已魚肉之法固大有別而勒借爲最普通雖號賢者往往不免故天下紳戶恆有負債務數千金乃至數萬數十萬而主人不稍失其天君泰然之度者徒以握有彼債權者不敢索償之隱柄也先生自鄉舉至成進士鄉之弱而擁厚貲者固亦爭相親近或至乞附葭莩然先生獨未嘗倚一爲外府偶有勒借先生可敬乃最在是矣是時廩增附同爲生員而廩生有認挨保押權往往挾功令以索文武童賄重或人數百金憶吾溫之爲廩生而不索賄於文武童而爲衡所親覩者則吾平有先君而瑞有項明經仲芳及先生耳溫新娶婦縱姻友七晝夜戲謔量足撫乳至無禮平時觀燈若劇沿良家門若廟廊閱評女貌甚或故以油燭汚其衣裳雖號

賢者往往不免先生獨自少不染此習元明後女子無才便是德之說始有權於支那全社會而纏足之慘俗始烈先生早著論痛砭之今瑞城有五女學而上中流社會之女概解足纏先生與有力焉先生律己甚嚴而容接道廣有太邱之遺風故雖以衡之欲恆戰勝理性弛無節行而亦錄其粗解辭章然每見先生雖嚴寒未嘗不汗流浹背故雖願爲弟子也久而以負疚萬端懼玷門籍至今不敢也先生初室蔡恭人舉一男繼室薛恭人舉三男一女樂清余太史朝紳者盛年得館職以性恥媚世遽歸不出蕭然閉戶娛文史天下之高先生亦異之以女許室其子焉今年先生行年五十矣姻友門生將共祝其生日壽言競進衡積承拯護感刻肺肝且誠服至極非獨感惠敢亦獻詩爲壽卽以壽太封公太封母而自序之如此於是琳山公年八十五林太恭人年七十五矣

既見先生科第仕宦之成而膝下又有內外孫男女數十人晝夜環侍之樂蓋里中父老諸母莫不望若神仙焉詩曰

教爲政之母此理吾所疑政爲教之本此語吾所持弊政苟未除善教安所施先生起甌駱九州稱大師北鐸幽燕市南帷漳海湄中更講吳越積使形神疲劉子玄鄭漁仲尋墜緒黃黎洲章實齋

證新知近引法英德遠徵姚姒姬豈計效如何但矢志不移先生似曉徵猶子有獻之學提百氏要識破千齡迷日本學者某氏有

周末諸子三宗六期之分其說頗新奇可喜海內通人多述之先生猶子孟聰茂才獨嘗著論痛正其似是而非陳義高圓得未曾有其時年甫逾冠衡見其論而大驚由是以師友之間待之堂上雙白髮扶杖相唱隨含飴弄曾孫視履如壯時五世得親睹此樂人間希此樂人間希孔子孟當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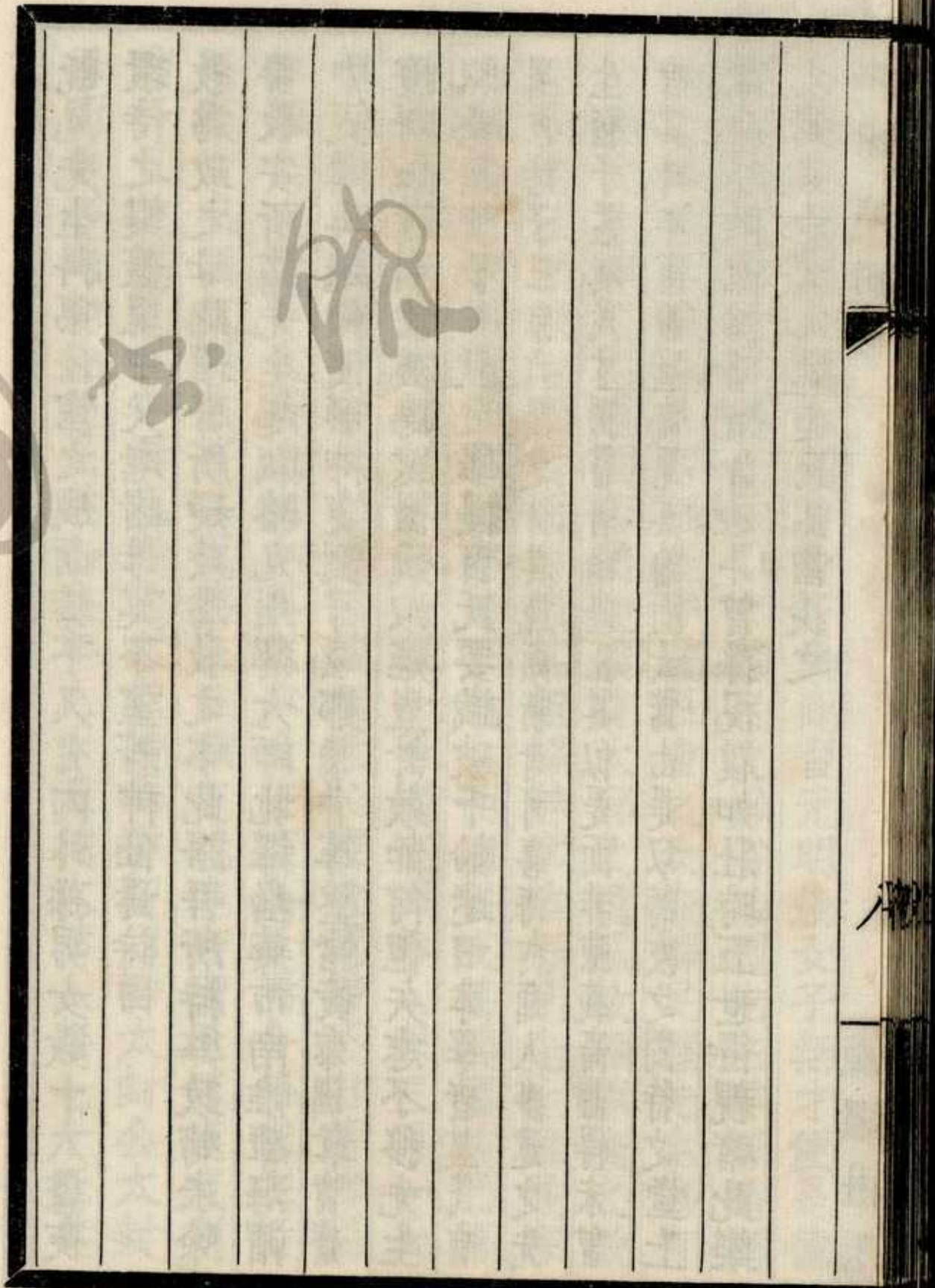
專載

著原掄嘉葉.....續末始温寇珍國方
補增寬紹劉

著原祿百木端.....續譜年人山鶴太
輯補謚 陳

褒 慈 宋.....續篇內通史續

釗 延 孫.....續記刊校志籍經州温



本社特約撰述

劉厚莊先生 平紹寬 黃胥庵先生 迂樂清 高儲頤先生 誼樂清
池臥廬先生 志激 林公鐸先生 損瑞安 王志澄先生 理平陽

總編輯

陳謚 瑞木安

編輯

宋慈哀 瑞墨庵 孫延釗 孟瑞安 李翹 孟瑞安

梅雨清 永冷生 夏承燾 瞿嘉禪 陳閱慧 仲嘉陶

總理事

林慶雲 瑞志安

副理事

陳準 瑞繩安甫 張揚 宋安

各據地為亂以閩括溫三處界地為巢穴 據平陽縣志修

三月命江浙左丞帖里帖木兒江南行臺左答納失里招諭國

珍行省都事劉基諫弗聽十月授國珍徽州路治中國璋廣德

路治中國瑛信州路治中督遣之任國珍懷疑不受命 據元順帝紀明

劉基傳修原本謂遣盜殺使者黃巖志云時邑人潘省元伯修

挺身說降答納失里奏其功國珍之黨使盜待諸隘而殺之甯

波府志敘於方據台州後云台人潘省中元進士也為國珍所

劫屢以大義折之國珍不從其黨郭仁木譜之乃使盜殺諸隘

一事異聞而皆非使者與 是月山寇焚劫平陽松山分水嶺

不受命無涉也此誤牽合 直抵州治東平翼千戶所達魯花赤帖木時鎮温州路與永嘉

尉王楚山從萬戶晁恭廉來平守禦恭廉遇賊先遁帖木楚山

血戰死之平陽官吏俱降 據平陽縣志修 先是海運千戶吳世顯以功

陞至副元帥駐温州政乖其方任用非人浙東帥府同知周應

奎子嗣德詣江浙左丞帖里帖木兒言變在旦夕請豫為計不

始末

聽據温州府志平仲集周嗣德墓誌修考劉基傳以言方氏兄弟首亂宜誅事被責編管紹興正在此時故有贈宗道詩子去慎所適我亦是時世顯調温州路兵守松山至州攝州事卜行歸藏之語

顏頗嚴毅有戍卒悍於市卜顏械以驚眾韓虎兒等遂謀作亂推千戶所吏陳安國為首眾欲殺卜顏安國止之遂於十二月

十六日帥眾至郡逐同知王中都馬不及馳入世顯宅殺顯時浙東僉都元帥按原作僉憲王武在温州分司署青田義士蔣子錫

領義兵數百餘賊戰於署前敗死賊遂入署昇武出徇於路數日脫去王中都馬乞哀捨之安國遣黨分守十門給帖稅戶借

辦軍需據温州府志寇警修

十四年甲午春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按温州府志作都元帥平仲集周公墓志作浙東道

宣慰使與浙江通志職官表合通志宣慰使都元帥無恩甯普名考宣慰使有軍旅事則兼都元帥納麟哈刺為都元帥而通志亦無之自是關恩甯普來討山寇按温州府志討叛蓋本討略耳今參取之

討兵變矣誤低括聞兵變遂留不進韓虎兒等懼官兵且至謀大掠

棄城泛海安國不可處州所都目李君祥乘小舟抵拱北門呼

曰元帥在括聞城為山寇所陷遣吾覘之今樓櫓如故乃知誤

傳耳為吾啓關吾即入如關勿啓吾亦自回矣安國即命開關

延於華蓋峯飲至暮君祥屏人潛以閩檄示安國署為温州府

判官因撫其背曰汝亟誅同黨此男兒轉禍為福之秋也安國

驚喜夜領心腹兵馳至來福門時虎兒已寢給起殺之遂殺十

門守卒函首送括參謀胡琛令史俞溥蔡守仁以舟至永嘉縣

達魯花赤的里翰給安國同舟往見遂被擒及分捕餘黨二百

餘皆梟以狗恩甯普至磔安國於市據温州府志寇警修時平陽知州乏

人按此句恩甯普求得本邑人周嗣德命攝行州事而左丞帖

里帖木兒至自台以嗣德豫言世顯事驗器之倚以討賊安民

給以糧五百石勉令就職據平仲集周嗣德墓志修按原本據平陽乾隆志云弟誠德擢同知非此時事今刪又按平仲集周墓志攝州事繫至正乙未而文云浙東道宣慰使恩甯普求可屬任者考恩於十四年四月即陞參政而此云宣慰使必在未陞以前事乾隆志載陳高增學田記亦有至正十四年冬周以行省之命攝守州事等語是恩委攝在四月前省命乃在是冬墓銘併入次年敘之耳

四月恩甯普以功陞參政據順帝紀朝命納麟哈刺為浙東都元帥

開府慶元按鄞縣志繫此於十二年而以嘉靖志繫十四年為誤今此本亦繫是年考前此都元帥為恩甯普恩甯

缺乃授納麟嘉靖志不誤原本必有所據今仍之考元史百官志宣慰司分道有軍旅事則兼都元帥府慶元本有浙東道宣

慰使司此開府即其地原本元帥時國珍擁船仍據海道阻絕上無都字浙東字今據鄞縣志增

糧運詔以江浙行省參政阿兒溫沙陞本省右丞與恩甯普皆

總兵討國珍據元順帝紀既而兩軍皆敗此句未據

九月國珍執浙東元帥也忒迷失黃巖達魯花赤宋伯顏知州

趙宜浩遂據台州按此為方寇據地之始故據順帝紀鄞縣志增修

十五年乙未春國珍奄至慶元納麟不能禦開門納之按此為方

之始據鄞縣志增又按鄞志國珍入城獨慈谿令陳文昭不附執欲沈之於海已乃囚於岱山永嘉志人物云陳麟字文昭置

岱山後朝廷起戶部主事尋改瑞安州知州度不能行以疾辭歸

嗣德是歲戮寇李師翁金瑞及他酋數十諭降張仲卿據平仲

墓銘上功行省陞浙東道元帥總制平陽瑞安據平仲集周公墓志增此後嗣

德除拜諸官不見順帝紀者以行省永制為之考順帝紀十五年八月以達識帖睦爾為江浙行省左丞相便宜行事則是陞

授者達識丞相也百官志云各處總兵官以便宜行事者承制擬授具姓名以軍功奏聞掌故之文缺軼不完則紀文不具之

故此以

十六年丙申正月周嗣德擊走別寇葛兆獲酋金龍十據平仲集

三月方國珍復降以為海道運糧萬戶其兄國璋為衢州總管

兼防衛海盜事據順帝紀修原本據温州府志繫十四年考鄞縣志云嘉靖志敬止錄國珍官萬戶在十四年

誤今據正

是歲樂清縣達魯花赤燕帖木兒討賊不克舉邑騷動温州路
總管陳志學以民力捍城饑死者枕籍城下令發廩及私帑計
丁僱役民趨如市不日城塹成據温州府志增按原本國珍攻
張士誠繫是年誤詳見十七年
下

十七年丁酉寇葛兆又來襲嗣德覆之獲酋吳天雷遂命弟誠德
分兵擊下瑞安諸砦進兵會括分院兵按分院當為樞密分院
元順帝紀十六年三月
立行樞密院於杭州命左丞相達識帖睦爾兼知院事省院等
官並聽調遣凡招降討逆許以便宜行事此括分院或其臨時
所設

夾攻寇之抄平陽者破其窟穴吳悌五遁之福甯括分院

上誠德功授同知平陽州事兼行軍鎮撫據平仲集周公墓誌
增按原文以功聞於

康里丞相考康里脫脫為浙江行省左丞相在仁宗
朝此丞相即達識帖木爾乃康里子故蒙稱康里也

八月以方國珍為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海道運糧萬戶如故順
帝

紀時張士誠據平江朝命國珍攻士誠七戰七捷會士誠降元

是秋中式本省鄉試第十五名舉人典試為南匯吳白華省蘭

天門蔣丹林祥墀

四年己未年二十七歲正月北上會試為本房今吳縣潘相國世

恩薦卷不售自運河歸

五年庚申年二十八歲春客温州 是年阮相國奉命撫浙邀

府君至其署舟至孟家堰遇潮幾覆有詩紀事見詩集 時相國

同年劉信芳閣部鑲之視學浙中署中定香亭圯閣部重葺之

復囑 府君作後賦云竹裏留愁花間住杜梨趁香山梅招水

部芳心易孤勝事誰數安石寄閒歐陽愛古明月共壺清風接

塵既翰墨之有緣豈烟霞之無主亭有定香著名已早風月依

然林泉恰好竹瘦椽疏松新瓦老秋暖蟲宜春寒花惱雨到綠

生風來紅掃人夢湘雲客吟池草靚光景之泥人忽芳馨之盈

抱於是修階碱廣幔亭高低酌檻疏密安樞斧痕借月石影分
星春梁待燕秋案留螢闌書碧亞簾寫紅丁鶴迎秋而已帳蟾
入夜而何局屏冷則雲窺雙白簷虛則天抱四青水鑿玻璃翠
通窈窕冰上敲菱鏡中刈蓼流杯分池浴研添沼航比鷗輕磯
共鷓小花氣醉魚沙痕篆鳥雨白荷秋烟黃竹曉縮圓嶠於座
中拓仇池于塵表塘圍錦砌橋匝芳隄星填漢淺虹臥秋低花
垂雲曲柳搭烟齊蘭扶黑醉桂試紅題響來木屐影隔花梯吟
綠波今天上錢紅日兮亭西爲竹添山綠花布石岫雲吐青峯
月窺白蕉額纔方松身只尺翠點盆秋香生瓶夕鏡前之湘草
春紅壺畔之石蓮夜碧安排春事調護芳時花連蝶徙樹帶禽
移竹量笛料桐酌琴規籐長於格菊瘦似籬買猿守果呼鶴種
芝紅飛蕉鼠綠放荷龜圖離騷之麗句搜花木之新辭故當紅

影初晨綠光正午蜂拈碧香蟲墜青縷選荔應圖寫蘭入譜池
容鷺漁林借鶯乳蝴蝶黃兮春風蜻蜓綠兮秋雨吟芳草則兩
字鷓鴣悵落花則一聲杜宇更選佳客共此秋光園吟蟋蟀谷
寫篔簹評琴似穎說劍如莊黃花四屋紅葉一牀槐青雨冷藕
白風涼鴛影秋而人憶茗雪雁聲夕而客夢瀟湘坐久移時重
來憶昔碑記舊摹榜看新畫鴨綠添鑪鳧青留鳥帖試鉤雙韻
探珠百橘露千頭茶風兩腋畫憐顧癡香愛荀癖似佛頻趺比
仙非謫異小隱之在山愛主人之如客雅宜醉白之堂更稱草
元之宅

陳據端木
家集補

有先後雙絕之譽 冬北上

六年辛酉年二十九歲二月子大雅生時 府君留京師身弱多

病作嚇病鬼詩

見詩集

七年壬戌年三十歲會試不第六月自京師歸前一日子大雅殤

始終未之見也

八年癸亥年三十一歲掌教蓮城書院十屬赴課生甚衆並多在院受業者時王賴山太守績著有古循吏風其題一覽亭楹聯有云看今日民風土俗問七年太守何如之句與 府君以詩文交甚契次年解任滿人時雲崖敏守此折節禮士並工書畫與 府君交權契洽 夏初阮相國奉旨視兵甌括到郡事畢府君以詩謁見卽邀同游石門有詩紀事

九年甲子年三十二歲

十年乙丑年三十三歲客永嘉

十一年丙寅年三十四歲八月子嘉議生

十二年丁卯年三十五歲八月赴杭州便道北上

十三年戊辰年三十六歲會試不第大挑一等引見圓明園用知

縣 府君呈請改教職 八月 樸山公卒 府君在京聞訃星奔回里哀慟幾絕因窀穸未安究心形家言境內諸山躬親陟歷殆遍

十四年己巳年三十七歲掌教中山書院 有新修中山書院記

記云國家教化之大惟學校書院學校設於朝廷而書院則設於官府故學校者非士著籍無得登乎其堂而書院則雖野之童而執卷者皆得進於其列是則學校之教尊書院之教親親者近人其效視學校爲易睹而教之興衰固居是官府者之事而亦其鄉之士大夫者之任也甌郡自宋儒王儒志先生講學始有東山書院至本朝乾隆二十七年郡守斟城李公始置田畝而移其址中山閱今四十餘年矣余未到郡之前前守長白廷公議修書院擇主者皆曰郡學生陳生遇春可於是畀白金百授以事而廷公已解職矣陳生卒終其役而其貲蓋一則倡之廷公四成之陳生也余旣到郡爲延師課士求廣膏火而書院畝入年侵月削百事不供迺爲擇員搜括期益士人以無忘斟城李公之舊是余事也余因思聖賢設教之心止爭義利而風俗興壞之由亦止問義利今人徒勸以義則莫不正色而任之及非其利則又無不腆忍而辭去利之妨於義也甚哉然而義又未嘗不須利以成之故學徒旣集而舍之草間能安其鼯日乎安其鼯日矣而黜之膏蘇能安其猛起乎故夫教事不具

郡有司與鄉先生之過也而執業不進則又諸子弟之事也方
今國家養士深厚既隆學校以重其事又樂夫郡與縣之有書
院以廣其教則凡士之被澤而成于學者宜無不扶教翼良瀾
義而遠利以興起有志者於登善之路研精之廬俾講求于聖
賢之方以端風俗之本而後書院之材迺學校之材學校之材
迺國家之材也是則朝家之所需者學校諸之學校之所諸者
書院成之也乎書院堂室若干楹若干田畝已列舊記其修日
嘉慶十四年四月朔日廷公去郡之月也落成則七月望日余
到郡之第四月也陳
據太鶴山人文集補

十五年庚午年三十八歲葬 樸山公於蕭陽之原 是年服闋

府君念大父遺言及 樸山公述訓究心易學于十翼象告

情言悟徹至理 六月子嘉議殤先是 曾大父拾得象牙猿

鈕印文曰嘉議大夫用以爲孫小名是年 府君於書篋內見

印嘉議字裂膠而存之竟爲惡兆 冬北上

十六年辛未年三十九歲會試不第 四月自京師返過闕里訪

孔壁古文上嶧山觀李斯刻石處游蜀岡登焦山訪支硎樵古

鼎訪瘞鶴銘而還 是年七月次女生

十七年壬申年四十歲時青田大饑 府君籲請邑尊開糶以振

貧窮人頌仁言利溥 秋客橫陽主蘇石緣居士璠家爲作大

雅山房印譜序 序云橫陽蘇氏石緣居雅山之足構池館聚圖

觀其概也己已客永嘉遇之松臺辛未北遊共自燕而魯而吳

過闕里想孔壁古文上嶧山觀李斯刻石處登焦山樵古鼎訪

瘞鶴銘而還壬申始借潘氏彝長至橫陽得息其園林而樂之

怪其雲容石狀尺靈變而有以知其中之多奇也亡何觀主

人藏書處壁榻俱滿又出所作隸古所作印數百石與商榷之

燈每至曙其時大風雨三四日夜秋氣如海余三人屹屹而忘

之也其所擇印主人命志之以爲一時之鑒會也余亦以爲余

今日之遊適固余二人之曩所期思而今諧之者也余志之非

瑣瑣爲印然也彝長曰是乃所以爲印

十八年癸酉年四十一歲北上天津客李石農觀察 鑾宣 署中 謚

項霽且甌集癸酉送端木國瑚入都會試三十韻擊鼓青齊急

衣冠絳闕遙將行萬里道又駕一封軺風羨風騷客人推學藝

太鶴山人年譜

歐風社刊

復中腰幸值明良會宜膺旄組招鄒枚欣接踵丙魏况連鑣下
士公卿盛奇才藪澤饒攝衣文足用補袞職無驕共慶龍颺舜
何期大吠堯常陳光不變帝座犯逾昭入夜然烽火衝途響斗
鏹雪聲厝凍馬風勢壓盤鵬傾蓋思前度歌驪又詰朝揚眉嘗
負俗把臂忽相邀未謁癸辛里先過丁卯橋雕龍辭涉臘捫虱
狎漁樵山水供雙屐田園付一鉞引錐心已券舞龍劍氣難銷捉
手思張翰遺鞭效繞朝京華塵袞袞鄉國路迢迢寒色幽州日
流漸渤海潮壁懷能久褐桐爨不終焦月讀驚江泌星占識伍
喬承明需著作揚厲待詞謠儻入金閨籍
行稱玉署僚賢臣應獻頌漫賦漢宮簫

十九年甲戌年四十二歲會試不第歸過天津李石農觀察邀遊

芥園同徐貽山 迪惠 劉鷺羽 翻 有詩紀事 見詩集

二十年乙亥年四十三歲時選湖州府歸安縣教諭 謚按項氏且

田訪端木鶴田詩鶴立風裁好青田寂寞濱爭名甯避俗抗節
豈謀身經術他年重文章此日珍脂膏難自潤愁作折腰人

秋客羅陽 是年納側室葉氏

二十一年丙子年四十四歲五月到歸安任 繼祖母楊太宜人

就養署中缺既清苦食指又多時有空乏之慮然矢志寒素不

絕學不絕如綫於遷史所未為開校讎之涂徑此四長也然漢書
雖有所長豈無所短郊祀志承遷史之封禪五行志竊劉向之悖
謬五行志誤處指不勝屈因史通已略言之故不贅述也天文作

志何不取漢代彗孛之變名曰災祥人才立表獨未念史家筆削

既公外無臧否斯均疵類所宜要刪况抄襲史記漫無別裁合陳

陟項籍于列傳全錄賈誼過秦及史公項紀贊不知賈誼原作宜

置始皇本紀之末項羽紀贊絕無霸王軼事可傳乃漢書連牀疊

屋渾不憚煩何耶史記自敘上述重黎下逮邛喜稱父談論六家

要情斷斷不休始自敘游蹤及著作之意遷也為自序則可漢書

既為遷列傳宜取原文自生龍門以下重加筆削述家學之淵原

表史文之條理知人論世斯亦足多今乃備錄原文重立新目真

無謂也漢封侯王多以百數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口不

談禮義目不覩詩書或車服奢侈之容威同警蹕或衽席狎褻之狀行等犬馬如高五王傳述終古亂夫婦之別文三王傳記梁孝擬天子之儀景十三王傳序江都王建之奇淫廣川王去之暴行無益篇章有污翰墨徒爲效尤之媒奚關致治之方耶文章之途有二敷陳政治濟民利物史臣宜錄之文也揆厲詞采誇奇騖麗選家宜錄之文也漢書所載多昧斯旨至如賈生治安之策朝錯兵事之疏溫舒尙德賈山至言鄒陽枚乘並諫吳濞之奸安國王恢共辨匈奴之計公孫宏應詔有作韋元成議禮有文匡衡劉向之通經谷永董生之讜論載之於史誰曰不宜乃馬遷之報任少卿書楊惲之報孫會宗書王子淵爲聖主作頌東方朔以非有成篇鄒陽下獄自述不平揚雄解嘲聊抒所恨俱僅列於文家並無關於政治連篇累牘互廁傳中抑又何也王莽立傳蕪累尤多夷

考莽擅權之始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王舜王邑爲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章豐子尋歆子棻及孫建崔發陳崇皆以才能幸莽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情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讓上以惑太后下用示衆庶其詐幾罄竹難書乃孫竦爲陳崇草奏稱莽之功德何異潘勗贊魏武偉績瀆漢之威權非徒平勃可方直以伊周相比而漢書原文備錄一字不遺豈知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無關褒貶之公徒勞誦覽之疲耶自此下文奏起明堂靈臺之作僭擬金縢大誥之文操術愈凶設詞益巧漢書亦隨文移錄平帝崩不曰莽毒死反曰願以身代又曰徵明禮者宗伯鳳等與定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此所謂官書樣式董狐聞而痛心南史見而下涕者矣要之漢書殺青取材比遷史爲多得書比遷史較易而翦裁刪削非其所長其有軍國大事

帷幄密謀亂臣賊子之所爲艷婦嬌妻之所誤當時曲筆異代可以昭彰公庭微文私家不妨顯豁蘭臺反是故遺恨尤多也抑吾聞司馬遷作史記乃在爲李陵游說下蠶室腐刑以後匿跡韜晦銳意著述藏之名山傳之其人至外孫平通侯楊惲乃布其書遷及身固無人指摘尙可以別標機杼獨出心裁班固則不然固欲續父彪史業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作國史者有詔繫京兆獄賴弟超上書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奇之除蘭臺令史終成前所著書則固也始興文字之獄氣節已摧終獲侍從之榮感激尤甚適當漢法寡恩位至三公駢首就戮者指不勝屈固所爲大臣列傳喜道臣非諱言主闕亦形格勢禁而然非立言初心如是自鄭樵作通志排斥班固幾無完膚取孔子殷因夏禮周因殷禮之言謂固斷代爲史無復相因之義語其同也則紀而復紀

一人有數紀傳而復傳一人有數傳天文者千古不易而世世作天文志洪範者一家之書而世世序五行志語其異也則前王不列於後王後事不接於前事郡縣各爲區域而昧遷革之源禮樂自爲更張遂成殊俗之政樵言如此余則曰古代文書簡而政治畫一可以累數代而爲通史後世戰爭多而政治紛更不能不斷代而效班書若漁仲專家著述爲古今學術匯歸勢固與此不同也

尊歐

薛居正五代史而有歐陽永叔刪訂重修可謂史家一快事者矣夫五代亦烏足以稱代哉朱溫盜也李存勖石敬瑭劉知遠沙陁犬羊之長也郭威以黥卒乍起功業無聞乘人孤寡而篡位視陳霸先之能平寇亂猶奴隸耳溫可代唐則侯景可代梁李全可代

宋也沙陁犬羊可代中華之主則劉聰可代晉冒頓可代漢也且其時十國稱雄分疆拓土五代之號令政教不能出汴維一步置君猶易吏易代若傳舍刑戮相高兵革相尋暴骸成丘山流血等江河幾何其不胥爲夷也乃觀薛居正五代史序朱溫寐化赤蛇何殊隆準重瞳之異讖應角犢頗似立石起柳之祥邊岡犯斗之占王皋獻烏之瑞若以爲周武復生劉邦再出以茲德行致彼禎祥盲人附會可爲大噓者矣至於踐祚宣誓之文刊木隨山功自誇爲禹帝訪士求賢之詔握髮吐哺謙尙駕乎姬公以溫之戮加君父淫及子婦觀其事業固桀紂不如讀其誥誓似勳華重見斯非史家采取不嚴欺及後世者乎歐公則全雍虛詞純記實事此其可傳者一也李克用稱兵多仗義子李存勖亡國乃出伶人勗千古未有之奇聞爲五代可悲之慘劇薛史則存璋存孝互廁唐

今悉依舉人頭名爲次四頁十行注 頭字題之誤

卷一

疑卽講義逸文也三頁四行 講上挽易字

古易經二篇四頁九行 上挽書古文周易後六字

艮齋浪語集二十七載作自序誤。經義考二十六五頁三行四行注

原稿作艮齋浪語集二十七。經義攷二十六載作自序誤此誤

移載作自序誤五字於前

並同此說十六行注 同字用之誤

從梅谿先生王十朋遊六頁四行 王下挽公字

使伶倫造律呂十頁二行 伶倫原依通志堂本過錄作泠綸

推之於後天十二頁七行 原依通志堂本過錄無天字

一見奇其書十三頁二行 奇其原作其奇書字下衍平陽縣志引作

奇先子書十字注

載朱眉年三易備遺序略云廿七頁朱字宋之誤

日辰有十二幹十二支而其相乘之數四十八頁下挽究於六十

律呂有五聲十二律而其相乘之數三句十八字

平陽林氏祠堂記三十九頁堂字當作學

原注建字達可八行原注兩字衍

萬歷温州府志二十七廿一頁二字衍

先生學識該洽十八行是節原接前節說字下空一格寫此跳行

誤

徐氏易經講義 延釗謹案民國新修平陽縣志經籍門云即永

嘉張文選所著而語複出者

案徐教授興祖廿二頁案字下挽橫陽兩字

萬歷温州府志二行下當增理學傳三字

嘉慶瑞安縣志九廿三頁慶字清之誤

萬歷府志十二行据再稿改作嘉靖瑞安縣志

則必嘉隆以前人也十二行隆字据再稿改作靖

其目見於藝文門者二十四頁此句再稿易作今惟時令纂言

東昆仰止錄兩書尚存傳鈔本其他書見於平陽志藝文門者等

句凡三十字據改

曰時令纂修四行此五字据再稿刪

曰東昆仰止錄四行此六字据再稿刪

凡十有一書四行此句据再稿改作凡九種

家春二十五頁家原作嘉而府志仙釋傳作家

園史蘆江錄廿六頁史下挽及曲湖王氏譜略其自箸十字

而使君以陰德用事頁二十七 陰字陽之誤

本附刻讀書淺解之後廿九頁 本附刻係附刻本之誤到

象義別聞未見 延釗謹案平陽新志云一卷今存鈔存

事之疑難頁七十二 上挽過字

宗法程朱三十三頁 此行之後刊落一目依原稿補入其第一

行為方氏成珪干常侍易注疏證十字方氏頂格寫成珪二字偏

寫第二行為二卷二字低二格寫第三行為存字低三格寫存字

下注瑞安方氏臧手稿本八字第四行起為自序全文各行俱低

一格寫其文曰易為四聖人書潔靜精微鴻生鉅儒難言之然漢

代言易者如孟長卿之卦氣京君明之世應飛伏鄭康成之爻辰

荀慈明之升降皆淵源有自豈可以象數小其學哉令升易義胥

胎孟京輔以翼少君六情十二律風角之占而證諸人事則專屬



水衰木王時蓋易之興於殷末世周盛德當文王與紂之事吾夫子不嘗標舉以示人乎準是為言義自不易惜全書不獲寓目耳爰取各本校參錄為是編而博采旁搜為之疏證其說解各有原本有非數言可以通曉復為集證以附於後計三閱月告成鈔見寡聞不足發明緒論而於鴻儒所難言者輕贊一詞僭越之誅无所逃避尚望窮經耆古之君子恕其狂瞽有以啓其禱昧焉昔道光丁酉陽月既望後學瑞安方成珪謹敘

卷二 陳博士書解一行十 下挽授經圖四作尚書解八字注

而不知其德之不足以償怒行廿 怒字怨之誤

萬姓通譜四頁十 通字統之誤

宋史三百八十三五頁 下挽七字

海岳山河之流峙六頁 山河乃河山之誤到

則不全為古文八頁 文字字之誤

偽武城云九頁 城字成之誤

今宋齊舊本及徐季等音十頁 季字李之誤

此歐陽忞輿地廣記成都府路州下說十一頁 記下挽三十兩

字州上挽雅字

惟木鐘集十四頁 下挽五字

佚十五頁 下挽經義考九十四六字注

乾隆平陽縣志儒林傳十八 儒林當作理學

雍正浙江通志名臣傳萬歷温州府志宦業傳十六頁 原作萬

歷温州府志宦業傳雍正浙江通志名臣傳此誤到

乾隆温州府志循吏傳十一 檢乾隆志無蔡瓚傳此句當刪

年苑

內篇

重建文信國公祠堂記

陳穆庵文錄甲集序

積學齋叢書敘

管子集注序

報張孟劬先生書

偕隱廡漫筆敘

宋東溪草堂處元法師塔銘跋

伐木嘆

大梁懷古

登飛雲閣感賦

寄酬季剛江甯

漫興

哀東北

送季思游天台

謁陸放翁祠

外篇

孫太僕年譜敘

孫仲容先生年譜敘

劉紹寬

林慈抱

宋慈抱

陳承謙

夏承謙

陳準

張揚

黃迂

前林損

前林損

姜會明

前會明

陳閣

宋閣

宋慈抱

章炳麟

前炳麟

文選集聯

(續)

楚

集螢映雪編蒲緝柳
比物屬事離辭連類
永嘯長吟頤性養壽
竹林果園芳草甘木
嚴霜初降涼風蕭瑟
新萍泛汜華桐發岫
倚據崇巖臨眺通壑
身齊逸民名綴下士
綠葉繁縷柔條修罕
仰熙丹崖俯澡綠水
倚林構宇傍巖拓架
嘉木樹庭芳草如積
氣霽地表雲斂天未
慶雲扶質清風承景
凜秋暑退熙春寒往
蘭宮祕宇彫堂綺櫺

枕麴藉糟銜杯漱醪
多才豐藝強記洽聞
砥節礪行直道正辭
晨烟暮靄春煦秋陰
潛鱗在淵歸鴈載軒
雜花生樹羣鷺亂飛
卻阻長堤前臨清渠
目送歸鴻手揮五絃
竹木蒼藹靈果參差
載懷平圃乃睠芳林
縱棹隨風弭楫乘波
潛魚擇淵高鳥候柯
魚游清沼鳥萃平林
聲林虛籟淪池滅波
濁醪夕引素琴晨張
形軒紫柱文檜華梁

重建文信國公祠堂記

劉紹寬

自來山川勝地爲人所俯仰低回不能去者必有名賢遺蹟足以
動人懷思而尤以忠臣義士顛沛流離之地激發於人最深善爲
國者知兩間浩然之氣發爲忠義不可一日絕於天下故於山川
勝蹟之有係於綱常名教者必極意表章之使民履其地而思其
人覩其物而生其感忠義奮發之氣遂勃然而不可遏此其關於
世道人心者豈眇也哉吾溫之江心孤嶼自謝康樂孟浩然見詠
於詩其地始著至宋文文山浮海至溫求益衛二王不得會哭龍
翔寺而名益著至今譚江心故事者不侈言高宗之駐蹕而惟誇
文山之嘗至其地焉豈無故哉嶼舊有文信國祠建於明成化間
代有修葺清季圯毀特甚民國七年黃道尹慶瀾倡議修之十一
年林道尹鷗翔重加葺治甫逾十稔祠又傾侈矣蓋其時程工庀

材悉由匠人承辦功沽質窳隳壞自易今歲行政督察專員許公
蟠雲來瞻祠宇見之惻然以爲非所以妥忠魂而厲民俗也乃與
楊君振圻議卽屬興修出泉爲倡祠廁叢廟間初無大門游人來
謁者每不得門而入舊時碑碣置諸牆壁者屢經圯毀埋沒地中
無人顧問楊君旣葺堂宇飾塑神像復爲增建大門新舊碑碣悉
取嵌諸壁中俾後之游者登堂瞻拜慨然思國家顛危傾覆之時
猶有人焉揮墜日之戈扶傾天之柱赴湯蹈火萬死不辭取義成
仁一瞑不視若此豈尙有一毫繫戀之私便身圖而負國家也哉
此誠可以風矣祠左祀崑山瑞屏顧公旁又有卓忠毅祠明萬歷
間由城南移建者楊君以餘力并新之材甃堅良悉逾其舊顧余
尤有言者吾甌孤嶼之著始於康樂康樂在劉宋時雖有韓亡子
房 秦帝仲達恥之語然旣仕於宋而終背之臣節不無可議惟

明季瑞屏顧公銳欲恢復明室馳驅閩越息駕江心而卒爲盜所
戕其忠烈直與文山比並與忠毅之赤族殉難皆孤忠奇節照耀
千古清初陳觀察聖治嘗爲立祠嶼中歲久湮沒不知其處道尹
林公始爲附祀文公祠左竊謂如顧公者正宜規復舊制俾立專
祠與文卓二公鼎立爲三然後江心一孤嶼爲千古忠義宅靈之
地而人之俯仰憑弔低徊不能自己者豈惟騷人墨客之賞奇攬
勝而已耶許公與楊君皆有心世道者其表徵闡幽將有取於余
言故書以爲之券焉是爲記

陳穆庵文錄甲集序

林 損

穆庵初示余管子集注序泛論及文余謂管子地員篇言五聲各
有比况其云凡聽羽如鳴馬在野者此穆庵之文境也穆庵深於
管子則一舉弦而餘音可審已厥後穆庵之文數變蓋用羽而宮

宮而角角而徵徵而商五音之備皆由管子發之余因告之曰以文論文不若以音而達於文也以音論文不若以樂而正夫音也師曠不作律呂失序於是管子之覈練不如莊周之閱深矣莊周之閱深涉於謬悠又不若知言而養氣矣充知言養氣之實然後可以修辭而立其誠昔孔子不夢周公有久衰之歎顧衰盈之度自我主之以誠役氣以氣養和以和適樂以樂節禮以禮博文使持管子白心內業之篇以論文則劉勰之所以陶鈞神思可知也以莊子天運天地之誼而論文則樂書可通也循孟子以意逆志之道取左右而逢其原則詩序猶贅也神明易大傳之六辭以觀情僞則周孔如見也羹牆之間皆堯舜琴瑟之御皆文王道在乎邇文遠乎哉然或曰文以載道或曰卽文爲道穆庵其姑勉於文乎勉於管子莊子之文則管子莊子之道可縷析也勉於孔孟之

文則太平大同之業可據也穆庵其益勉於道而不徒以文乎蓋莊子曰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夫天下之文皆有節而吾目豈有厚哉蓋藉此以爲觀摩之器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又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蓋依此以爲修道人德之門積學齋叢書敘

宋慈抱

昔張南山爲國朝詩徵龔璉人序其書曰網取所無恩恩殺至所恩之人而臚之高下之名曰作史網取其人之詩而臚之或留或削名曰選詩皆天下文獻之宗之所有事梅柏峴壽其七十曰以一人之書而千百人之書賴以附書之必傳於後無疑也以一人之身而千百人之名藉以延其必食報於後無疑也宋慈抱讀二氏文三歎而起曰選詩之功與作史等謂作史以傳其人之功業選詩以傳其人之文章然選之作之而無有力者剗剗以行之不

幾於覆瓿燒薪與草木同腐此刻書之功所以與著書等也詩僅以陶寫性情耳作詩者固不如箋經詁史歷算輿地成專家著述爲尤難取專家著述數十種而刻之名之曰叢書雖不必千百人之書賴以附千百人之名藉以延其功於藝林又非僅著書選詩也茲抱持此說以告世人世人尠有應者南陵徐積餘先生持贈積學齋叢書二十種讀之有金榜周易考古一卷焦廷琥尙書仲孔篇一卷冕服考四卷宋綿初韓詩內傳徵四卷程際盛周禮故書考一卷張宗泰周官禮經注正誤一卷孟子七篇諸國年表二卷爾雅注疎本正誤五卷錢大昭說文徐氏補附考一卷補續漢書藝文志二卷後漢郡國令長考一卷錢繹方言箋疏十三卷孔繼涵水經釋地八卷同度記一卷梅毓劉更生年表一卷洪頤煊管子義證八卷劉壽曾臨川答問一卷羅士琳增廣新術二卷江

藩炳燭室雜文一卷書多而且精箋經詁史歷算輿地不僅彫蟲小技而已先生表章之功於是乎大矣與先生同時共棲滬濱者劉先生翰怡亦以刻書爲務付梓毋慮百餘種而先生往又有鄒齋叢書二十種及徐騎省集仿宋玉臺新詠數帙茲抱俱幸而獲覩焉嘗語諸同志曰劉先生刻書如漢韓淮陰侯將兵多多益善徐先生刻書則如項籍鉅鹿之戰戰士無不以一而當十者也

管子集注序

陳謚

周道衰微羣言淆亂賢者不得志散處四方百家之學各以其說自鳴於世管仲以王佐之才相桓公齊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史遷曰管仲之謀也班固箸錄管子八十六篇曰道家者流而隋唐志列之法家之首焦竑以漢志管子入道爲非蓋竑故通道家之學也吾家戶部公介石先生曰道之不可以法言也久矣老子之

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我嘗爲之說曰失禮而後法近人抄畫子亦曰禮失而後有法禮雖忠信之薄猶有德義仁愛之旨孕乎其中法則純然刻薄寡恩三代以降法家主持世故故民禍愈烈管子固法家之雄也雖然管子之所謂法亦異乎後世法家之所謂法者管子以道爲法者也王應麟云張巨山讀管子心術白心內業諸篇知其功業之所本然後知世之知管子者殊淺也自昔著作之林蒼萃衆辭文子淮南之類無論矣道德五千言道家之先河也然亦非盡老子之言周氏涉筆稱管子一書雜說所叢而純玉間聲時有可味可謂知言矣然管子之書爲道家之言者十恆四五宙合篇曰毋犯其凶毋邇其求毋遠其憂高爲其居道家去甚去奢去泰之旨也樞言篇曰先王不約束不結紐約束則解結紐約則絕故親不在道家善閉無關

鍵善結無繩約之旨也霸言篇曰聖人畏微愚人惡明聖人將動必智愚人見危而辭道家不出戶知天下不闕牖見大道之旨也管子之書庶幾執天下之要賓賓然有以施其治矣權修篇曰法者將用民力也將用民力者祿賞不可不重法者將用民之死命也用民之死命者刑罰不可不審管子以此厲民曰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恥禁微邪治之本也牧民者欲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恥禁微邪此厲民之道也法禁篇曰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刑殺毋赦則民不偷於爲善爵祿毋假則下不亂其上法法篇曰惠者民之仇讎也法者民之父母也以是明王者之無赦斯可矣又曰法重於民申之曰不爲愛民枉法律嗚呼法律爲民而設民之不愛而何法律之有夫管子之爲法固備矣然又必出於道故謂管子非道家不可也而世之能讀管子之書者

鮮矣管子書舊凡三百八十九篇漢劉向校其重複定著爲八十
六篇今亡十篇吳競書目凡三十卷及明趙用賢據舊本詮次其
文列二十四卷始今傳爲善本吾友陳君繩甫於是成管子集注
若干卷其說蓋得之戴望管子校正孫星衍管子義證劉師培管
子斟補王念孫讀書雜誌俞樾諸書評議孫詒讓札迻諸書參之
丁氏涵趙氏蕤顧氏廣圻張氏文虎俞氏正燮陳氏奩劉氏績洪
氏頤煊朱氏東光以及日本豬飼彥博氏安井衡氏之言附之己
意而出可謂博矣繩甫少從同里李君雁晴治校讎目錄之學甚
精書成李君亟稱之吳中顧頴剛亦將爲之序以行世而繩甫復
來於余余敬書昔之所聞教於先人者以告之俟與後之治管子
書者而商榷焉可也

報張孟劬先生書

夏承燾

孟劬先生史席疊承廿六廿八手教獎飾逾量伏誦汗赧考據末
流學林積弊誠如尊論先生孤尙彌天兀然當砥柱中流之任今
之亭林梨洲非遺山所能望矣良齋經制東萊文獻慈湖心性洵
今日對症之藥而承燾所私心嚮往者尤在吾鄉水心竊以爲水
心目光之高氣象之大在宋儒中實一彗星良齋淹博似之而遜
其恢宏止齋醇正過之而無其魄力舉周張二程所自矜爲祕傳
之圖書太極一擊而廓清之謂是浮屠老子之學將欲根本盡翻
宋人道統之局答吳明輔書并斥道學之名爲不通謂古人皆以學致道不以道致學其言經世事
功又皆確有依據與永康之一味叫囂不同宋人朱陸之外殆無
能抗衡者惜未盡其才竟成絕學也敝鄉人士近無誦言水心者
七百年後倘得先生而重振之合金華四明蔚爲浙東一風會曠
代盛業豈持承燾一人所喁望哉宋詞聲律之學偶然涉興有所

纂錄皆至譎薄辱荷寬借益增慙慙邇來方欲棄去讀乙部之書以數年心力鉤稽宋史並世子玄幸有先生脫承示我周行俾得遵循耶閩浙戈鋌又張魚爛虬鬻可勝慨歎先生危城玉貌愀愴之詞誦之苑結然委體淵沙鳴弦揆日之操無所用於今日世方望先生爲井大春法高卿持一時風烈尙祈珍重千萬爲後學矜式也無階從容惟有翹企敬頌著安

偕隱廡漫筆序

陳準

偕隱廡漫筆者余友長興金子長先生所作也先生湛深經學精訓詁通假借援据古籍補正奪訛尤好詩古文辭及金石書畫琴棋餘藝藏書十餘萬卷每得佳本晨夕目誦手不停披於鉤棘難通者卽旁稽羣籍別紙識錄丹黃紐互紛如落葉先生著述積稿盈匱所著花近樓雜著五十餘種及其藏書解題浙詩遺珠集等

江安傅沅叔學使深爲歎服先生生處亂世猶抱遺經孜孜不倦可謂勤矣壬申歲予以學術定交雖未嘗覲面而書辭通問已無虛日而先生學術益進爲不可及也近以漫筆二卷見贈並囑弁言讀其書凡湖海友朋茶餘酒邊之論評隲詩文之臧否以及咫聞微瑣之事皆精采絕倫宜爲傅氏所俯心也余不敏何足以知文謹略述其梗概凡世之讀先生書者余可得附名于簡末尤有榮幸焉

宋東溪草堂處元法師塔銘跋

張揚

右碑在瑞安仙巖寺長口尺闊口尺三十一行行二十二字楷書徑數分碑題呂勤撰勤自署湖海老人不箸里籍攷嘉靖瑞安縣志職官表呂勤崇甯三年任縣職當卽其人浮沚集陶隱居丹室記崇甯三年夏六月維揚呂君少逸來蒞是邑是少逸當卽呂勤

之字其名字正相應也則勤爲維陽人矣又王梅溪集嚴闍黎塔銘瑞安令呂公勤自號湖海道人邂逅師喜甚築庵於廳治後園命師居之爲留三宿而去云云觀此則其篤仰玄風棲遲佛道蓋亦一蕭然仙吏也碑稱三衢趙公者卽抃也抃子吼元豐二年以大理事判溫迎請處元或在其時處元初入崇慶禮淨邦繼事延慶廣智後從法明繼忠繼忠字法臣永嘉人姓邱氏見佛祖統紀十三法明寺在西湖當其在法明時受知於范文正趙清獻二公清獻爲作贊寵之處元旣爲繼忠信徒而其見稱於清獻固有自也開元寺在郡城見温州府志繼忠曾居之見忠傳故長公繼席往而傳教焉楊傑見宋史文苑傳字次公無爲人嘉祐進士元祐中爲禮部員外郎出知澗州除兩浙提刑點獄自號無爲子事又見東都事略此及指月錄二十五云錢塘者指其官浙時也蘇公以南屏興教處師旣不願就歸築

草堂於東溪時在崇甯二年亦見佛祖統紀而與呂勤三年任縣職適合故志有與師爲忘年友之語塔在東溪後巖下滄桑變幻其遺跡不可問矣師之著經今皆未見温州府志藝文僅載輔贊記三卷義例隨釋六卷知其遺漏多矣是碑沉埋數百載迨民國甲子始見於溪澗間余獲覩之餘不禁狂喜屬寺僧加意護持俟他日作碑亭藏之

伐木嘆

黃迂

院旁古虬松樹大蔭逾畝矗立此山阿搖風若自負鬱鬱參天高仰視爲翹首山中少良材此亦空所有雖非棟樑資豈不勝榆柳一朝大風發拔倒院牆後我時來見之顧而吁嘆久今晨匠師來喧嘩圍童叟拔戶出尋聲丁丁斧在手虬龍旣倒橫始知其中朽物腐而蟲生此理信不苟爲語憂患人漫云我无咎

大梁懷古

監門俠客白頭尊車騎從容一過存博得侯生心肯死千秋艷說
魏王孫

梁園賓客數鄒枚詞賦當年最擅才落日孝王臺下路有人飄泊
未歸來

登飛雲閣感賦

林損

亭長還家唱大風斯樓我亦感無窮青山白水猶天際止叟鮮庵
已夢中庚子日斜鴉集宋甲辰月暈虺摧洪他年野史應留稿幸
憶前人尺寸功

寄酬季剛江甯

夢中歌舞並君歡為倩夷堅志鳳鸞覺後玉音疑遠近悲來酒味
異辛酸忽傳佳句無人敵為對豪情韻自寒太息朝陽樓百尺臥

聽燕雀轉千官

漫興和王海鬣根韻

姜會明

數家負郭却成村垂老忘機學灌園山為焚林餘秃枿樹多錯節
見盤根燕巢危幕猶稱賀蟻聚枯槐亦自尊牧豎鬪牛常炊麥蹊
田是處有啼痕

哀東北

扶桑拓殖設專司北進駸駸禍所基余於丙午歲留學東京時日
本已設拓殖省國內盛唱北
論臥榻已容鼯睡久駭機猝發補苴遲遼陽歸雁悲垂翅楚幕栖
烏報遁師裘葛兩更蠶薦食龜陰返地復何時

送季恩游天台

陳閱慧

人言名山如美人眉痕嵐黛爭鮮新君乃好山如好色夢寐烟鬢
勞反側天台秀出天南東瓊臺珠閣何玲瓏中有仙女罷梳洗盤

水傾瀉千仞峯幻爲珠簾爲飛瀑疑張天樂和笙鏞赤城一境更
嫵媚臉霞乍受朝陽烘嫣然下睇恍招手雲衣霞縠飄長風晨肇
事往已千載深塢依舊桃花紅玉京縹緲鸞鶴怨石梁阻絕莓苔
封多君勝情寄層碧不告妻子便攜屐琪樹瑤花石室春胡麻飯
熟君且食我不能從姑夢游先子直到寒巖頭更躡浮雲至華頂
一覽真形無餘贖興來援筆遍題詩遲子歸來相印證

謁陸放翁祠祠在邑主簿廢署

宋慈抱

放翁昔年雲江泊明鏡行舟詩偶作橫陽南去繫千艘吹笛榕陰
望墟落神交何必宦吾鄉史筆詩才資矩矱立亭鑿井崇祠傍盼
嚮遙通忘郭郭江河行地日經天是宜豆籩伸烝禴錢子奇楊君
述好事盍朋簪彷彿騎龍戾吟魄念公夙願掃胡塵齒冷腐儒談
濂洛一官杖策西南征擊節高歌雙戟拓蜀山渭水大散關百斛

郭筒消蹇諤盛名爲記侂冑園清議幾誅揚雄閣獨憐託興小雅
遺尸祝少陵氣旁薄我生頗比南渡遲鳳麟失勢紛蛟鱷天柱已
傾共工頭神椎莫磔蚩尤髀祭公何語慰公靈九州未同四夷惡
東甌詩國古稱奇翁趙二徐應酬酢一掬清泉百本梅快萃衣冠
陳鐘鐔

孫太僕年譜序

餘杭章炳麟太炎

孟晉次其尊人仲容徵君年譜余爲序之既復出示其祖太僕君年譜十卷太僕晚清特立之儒也揚歷中外數至監司以持論侃直爲帥府所沮置諸列卿散地而歸終已不得大行其志譜中多述文學於政事頗略亦其執然也孟晉生二歲而太僕歿年十六復遭徵君之喪比入民國故老凋謝遺聞散失盡矣猶能據其遺著以成斯編亦可謂善繼志述事者哉譜稱太僕嘗論清儒漢宋門戶之弊以爲永嘉經制兼綜厥長足以通其區畛及徵君治官禮欲以經術措諸時用亦本其先人之訓也宋世永嘉諸賢與新安金溪金華並峙其後三家皆有傳人訖元明未替而永嘉黯然不章近世如亭林桴亭及北方顏李諸公廓除高論務以修己治人爲的蓋往往與永嘉同風顧弗能盡見其書太僕父子生七百

年後獨相繼表章之專著則有永嘉叢書之刻佚篇則有永嘉集之纂括囊大義辨秩源流則拾南雷謝山之遺以成永嘉學案二十卷最錄凡目則温州經籍志爲一郡藝文淵海自是鄭薛陳葉與先後作者之遺緒斬而復續烏呼盛矣邇者太僕歿已四十年徵君歿亦二十餘年世變益亟蓋與衰宋無異夫拯之者則誰與然則孟晉闡明兩世之業以待人之興起者蓋可少乎哉蓋可少乎哉

孫仲容先生年譜序

餘杭章炳麟太炎

瑞安孫仲容先生淹通今古著纂閱博其書已成者二十六種未成者七種別有題跋書牘之屬不在著纂者不可勝紀先生歿二十有餘年哲嗣孟晉次第爬梳得其綱領以爲古之爲學者與年俱邵不述其進德之塗著書之歲則後人無以觀法因爲纂次年

譜八卷凡先生所自序與其尺札箋記皆盡錄之然後先生之學大明余按年譜之作大較起於宋人然太史作孔子世家必以魯公某年與孔子幾何歲相與排比是卽年譜之造端佗傳未有也何者將相顯人有殊功盛名者其行事必於國史按表紀以推其行事其年卽較然可知儒者成學大率不繫於王事則國史無可徵必推第其年然後可曉以孔子爲學者宗故舉此以示例後人之爲年譜者放於此矣顧處朝列與政事夫身遭亂流顛沛失據者其行事先後尙可攷雖歲閱百數後人猶能追譜之則朱子顧甯人之倫是也承平閒暇託於無能之辭若戴東原之徒非及時爲譜後之人何自述哉先生之學不後於甯人東原其散在筐篋者非其子姓又莫能理排比之亟有過於二公者矣余昔時慕先生爲學頗與通書而苦不能親覲又未盡見先生之書得是譜始

稍慊於志若其學術之大足以上通聖則旁開物宜者世人當盡知之日月貞觀固非下士所宜贊也

知之日月貞觀固非下士所宜贊也

叢錄

善葆陳.....言瑣菊藝

澂志池.....記遊臺全

徵求雙虹堂集及乾隆

刻本瑞安縣志啓事

雙虹堂集係泰興陸舜元升著
聞此書僅有鈔本見焦循集又
乾隆刻本瑞安縣志係吳慶雲
修海內藏書家如有度本願見
讓者當出相當代價以報特此
謹告

通訊處瑞安匯頭街第
九號張宋頤啓

讀有用書齋書目出版

預告

右書目一卷江蘇婁縣韓應陞
孝廉之所藏書也應陞字對虞
又號綠卿道光二十四年舉人
官內閣中書長譯算及重學氣
光學聲學等尤喜收藏所得宋
元舊槧皆出黃丕烈顧廣圻諸
名家手校本其同邑封文權先
生衡甫採摭原書跋尾數則頗
精案復編定其藏書名曰讀有
用書齋書目一卷寄示屬爲印
行茲由瑞安仿古印書局用中
國連史八開本精印每部大洋
一元五角存書無多購者請速
特此預告

售書處瑞安楊衙街五號陳繩甫啓

藝菊瑣言

貯種

瑞安陳葆善栗庵

每年花殘後即剪去老枝將根苗起出略去故土移栽園壟上向
陽處每月灌肥水一二次則新苗出土必壯硬有力易於扞活若
苗純陰處則新苗過嫩見日即痿扞活須多費時日如無園圃輒將原盆中故土略鋤去加
入新土灌糞如前法如不加新土亦須將故土鋤鬆勤加灌糞此
貯種法爲藝菊之初基事雖淺近不可輕忽每見世人偶視花發
不勝傾慕及至花後即度外置之不知花後正有一番培植之功
也

土宜

既知貯種尤須先辨土宜每冬月務取近城近山田園中極肥極
鬆之土稍稍築碎晒透霜透近城之田灌糞必厚多受熱力土性
易肥近山者必兼沙漲黃土其質易

鬆二者勻用最好此種土吾邑負郭田中最多若不可得其取近山大村落中人烟稠密處之土或亦可用若純用沙漲黃土性質又嫌太鬆太淡宜於山俟臘盡時收貯乾燥之地略入肥水令土茶等花而不宜於種菊性稍軟而有力却不可太濕以為來春扞苗及夏秋間分盆加培之用此貯土法凡種植家最宜講求而藝菊尤為當務之急故藝菊不知年換新土必無好花必祕訣也屢試始驗得之

地利

土宜既辨當求地利地宜寬展園圃不宜窄狹灰壇四圍磚牆太高不透風者尤忌能置盆空闊草地上使夏秋之交暗暗消去燥烈之氣更佳蓋盆中之花得土太薄與地上植物不同必須使其多受天空清氣也若無大園圃即求稍寬展之地四圍牆不甚高無磚灰燥氣者亦可用然當西照牆下不可置盆也

肥料

土宜地利既得更須講求肥料肥料莫妙於火坭猪糞火坭最能少許於根際新根即應手而出猪糞性皮而質腴功用最長用之得當往往花殘後枝葉尚純青不悴油餅豆餅次

之人尿最劣宜慎用以其性質太鹹多灌坭面上往往見白鹵如

鹽枝葉易老結而不鬯茂也與其用人尿不如用已發過糞清春

月天氣稍暖即收淨猪糞貯陰濕處築實令頂心墳起上蓋稻草

或利水等物約一二月必發霉去蓋鋤開晒燥揉細拌入稻草灰

攪勻再聚置原處洒以清水或肥水稍築實再霉透臨時取出再

揉極細量與前貯田園土拌勻以為分栽加培之用火坭須於冬

盡春初如此時亦可但不取極肥之土晒燥築碎重熨二三次鋤開

篩過聚置隙地量灌糞清人尿或他肥水令霉過用時亦與前貯

土勻過取草地上草皮之坭與他土同熨更佳油荳餅發力更大尤須霉透天氣暖

時先將油餅搗極細與細田土拌勻聚陰濕處灌透令霉用時亦

與前土勻過肥水莫妙宰雞豕之水并毛朵收貯缸中發透使性質稠濃用時全清水勻過此物性皮而質腴其功用與豬糞等勝糞尿油荳餅等水多矣近有東洋肥料亦佳可酌用之

插苗

土宜地利肥料畢具藝菊之能事實已過半然後可講扦插種植諸法清明節後將前貯之土粗細調勻分貯花盆內約滿八分每盆扦插數枝或十餘枝或扦插亦可宜疎不宜密近根處先以指按堅然後再將全盆搖土令實灌以清水須透濕如天欲雨即略灌亦可遇瓦雀多處覆以竹罩魚網扦插活即去之插苗多少以盆之大小爲度約二三寸一苗恰好若太密恐分栽時新根受損又費時日矣苗之長短約以三四寸爲率大忌太長恐起槎過高異日難得脚葉大概入土者約二節出坭面者約四五葉并小葉言插苗天氣

全臺遊記

池志澂

余少時讀藍鹿洲平臺紀略魏默深戡定臺灣記諸書謂臺灣土沃產阜耕一餘三可富可強可戰可守輒慕然作海外之想比長好遊周歷數邦然仍未至臺灣辛卯客滬有同州友人備營北臺邀余同渡遂自北而南而東三載之間遍跡全臺山川之扼要人物之蕃昌風俗時候之奇異以及寮社險阻民番雜處古來方輿所未載人跡所不及者類皆記之是歲十月二十日由滬坐斯美輪船渡海申初開行二百里天霧泊鞍子島廿一日雨午霽散步柁樓回顧有島重疊如列屏舟人告余曰普陀山已過入大洋界矣巨輪鼓浪黑烟滾滾大有乘長風破萬里浪之意快哉此行廿二早起東南風天氣甚和暖午初見前面雲霧中高山隱隱舟人用遠鏡窺之曰雞籠山離此僅二百餘里耳南洋風浪甚險此行

兩日夜無顛顛亦幸也申正到雞籠雞籠三面皆山北面臨海山
疊而雄水綠而淡滿山草樹碧色如春以地暖無霜雪故也小划
數十望輪爭飛人氣椎魯語言莫辨余偕友人上岸沽酒洋樓客
棧闐闐誼譁亦一熱鬧口岸也余聞臺北前僅八里盆一口有社
船來往其餘又港支河僅堪漁捕今則八里盆淤塞新添各港口
大港曰後壠曰香山曰滬美曰雞籠皆爲互市之區而雞籠港門
宏敞盛潮水深二三丈四時洋船可泊與福甯沙埕烽火對峙實
南洋第一扼要故帆檣尤繁多矣其環列左右十里爲雞籠嶼八
里爲桶盤嶼左十里爲獅球嶼右十里爲燭臺嶼擡篙嶼又十五
里香爐嶼又三十里烏嶼雞心嶼又三十五里花坪嶼港東多煤
礦設撫民理番同知兼理焉磊石爲岡以防海寇此地終年陰靄
罕晴霽是夜皓月濯浪星河交輝兩岸蟲聲猶作秋鳴令人起悲

思焉廿三早顧小划船上岸坐火車至臺北府城辰正上車自雞
籠山行二十里有洞長里餘兩旁石壁皆奇形車過其中霾暗險
濕聲隆隆然如雷殷令人毛髮聳然又二十里爲八堵又十五里
爲水返脚換車焉又十里爲南港又十里爲錫口各有票房爲各
路貨客上下再行十二里爲大稻埕下車焉自雞籠埕碼頭至臺
北府大稻埕計程百三十里皆遶山曲折而行谿谷奇宕風景如
畫時已殘冬田中麥穗秧針黃綠相間猶是內地間四五月景象
則地之肥暖可知下車僱東洋車入城城內人烟尙不甚密而街
道寬達男子無貴賤不穿長服喜搭紅綠辮頭有重至七八兩者
女子自七八歲至十五六時亦喜盤紅辮婦人喜豔服鮮花裹足
如弓環以金鍊其大如鈕行路聲琅琅也屋宇多樓牆瓦皆赤此
赤嵌城所由名也廿五早偕友人散步城頭臺北向惟淡水廳一

城在新竹舊轄延袤四五百里法夷犯順沈文肅請設臺北府縣以固北路林時甫太僕出家資築之城周圍十里環以濠河濠畔密栽大樹樹綠且雄遠眺四圍皆崇山疊嶂中開平原氣象宏闊實爲全臺收局建城無逾此佳者今雖悍陋民氣初開十年之後當與粵東楚漢諸鎮同爲華洋靡麗之邦以形勢決之也廿六日游艦艦在府城南門外三里淡水最大之鎮居民數千家有參將分司營署在焉地當龜崙雞籠兩山之間沃壤平疇溪流環抱西至海口三十里直達滬美並有觀音山大屯山爲屏嶂與閩五虎門相對沈文肅疏中所謂淡蘭扼要之區全臺北門之管也謁樓舞館幾乎無家不是俗重生女有終其身不嫁以娼爲榮者此風不知何自始耶嗚呼地氣溫濕人性自淫宜開湖水以洩其菁華宜栽大樹以收其亢氣當道者何不一見及此耶申末返城廿七

出大稻埕趁小輪舟遊滬美大稻埕在府城北門外亦淡水大市鎮卽前日雞籠來下車之地也兩街數百家皆茶莊臺北出產以茶樟靛油煤爲大宗每歲出茶可二千萬觔而烏龍爲最佳美國人喜之自大稻埕至滬美水程四十里卽由洋大橋上小輪舟大橋橫亘江中長二百四十丈以東路火車過江而設橋畔夾板小輪帆筒如林由內江往滬美雞籠者由此上下此間山水奇曲大類我浙武陵谿兩處若沿江數里多設洋樓密栽柳木氣象更番雄也他年臺北大興其必先在此乎午正到滬美滬美民居數千家皆依山曲折分爲上中下三層街中下市肆稠密行道者趾錯肩摩而上則樹木陰翳樓閣參差頗有村居縹緲之意由街西出二三里卽港俗所謂淡水港是也兩岸南北皆山中開大港寬六七里水深三丈兩邊暗沙圍抱輪泊須俟潮出入此雞籠以南

咽喉也港口舊有荷蘭礮臺今外口北岸復新築西洋礮臺甚雄壯近又設水雷局海關焉廿九日回府城十二月初二日訪友人於新竹新竹卽淡水廳舊署昔所謂竹塹埔是也離臺北府城百五十里遂復乘東路火車而去十里至新莊大村市居民二千家昔有縣丞今移駐艋艦焉十里坡角十五里龜崙嶺有街汎兩邊皆山火車上下遠望逶迤如蛇行十五里桃仔園亦大村市有城堡山水清奇田土膏美滿山十里皆紅豆曉風夕陽嬾嬾可愛姚碩甫臺北道里記所謂江南道上行卽此處也十里坎子脚十里中樞有汎市換車焉十里頭重谿二十里大湖口一名糞箕湖十里鳳山崎山甚平坦兩山相隔數十丈下臨大溪有大橋橫跨兩嶺車過其上俯視村落夕陽滿山大有雞鳴樹間犬吠雲中之概再行十五里爲新竹下車焉新竹昔時圍竹爲城以避野番故名

紀事

鄉事紀聞

本社紀事

瑞安仿古印書分局啓事

本局由上海仿古印書局總公司分設開辦以來籌備日臻完善所有刊行出品書籍一切印刷零件頗蒙各界歡迎茲欲擴充內部業務添設編輯一組推由陳君繩甫主持選求前賢孤本鈔本祕籍以及當代名人宏著精校精印陸續出版如或委託代印或願讓版權均可商議請先函告本局編輯組接洽爲荷

瑞安仿古印書分局啓

地址浙江瑞安楊衙街五號

鄉事紀聞

永嘉爲温州府治茶鹽魚鮑竹木舟輿皆自台處各屬輻輳而海外奇巧之物不旬日而充斥市肆其民賈閩越則致富亦易故裘馬輕肥旁爲園林水石之觀官斯土者往往捐俸闢地營別墅集賓會文爲樂故舊道署有且園府署有二此園曾氏有怡園依綠園張氏有如園最近呂氏有于園楊氏有慈蔭山房皆是也然諸園原有規模以怡園爲尤大園在郡城來福門內來福門葉水心集所謂生薑門也宋南渡時陳侍郎陳莊宋尙書宋莊皆在此間遺址今不可考怡園初成時項山人維仁以畫法布置巖石循石蹬而上絕頂松臺山色撲人眉宇瑞安孫琴西太僕詩所謂縈紆曾磴蹋莓苔嵌竇陰崖乍闔開回首卻凌喬樹杪一山松翠撲人來卽指此又云珠簾高捲碧灣環華蓋飛霞罨畫間爲我樓頭添

一榻更移筆硯看西山蓋登樓四望華蓋山飛霞洞諸勝如列几
席也聞園中最勝處水榭跨沼逶迤而南奇石環列雜植奇花灌
木春夏之交燦若錦繡山光樹色與綠波相掩映太僕詩所謂雨
過平池碧漲新綠楊陰處看垂綸白鷗斜掠紅橋下獨立磯頭不
避人亦紀實之詞孫同元永嘉聞見錄稱永嘉藏書以張曾二氏
爲多園主人曾曼琴子璘有怡園同懷詩草曾小石有鍼鸚山館
詩鈔當時文酒之盛足甲一郡矣近數十年曾氏後嗣衰落園亦
日圯昔日所謂近水小齋聯接如船舫夜坐聽松彷彿七里瀨舟
中者俱不可聞虬松藤桂繡毬等物禿枿無存僅破屋廢池供人
思慕而已世變滄桑洵足慨也

本社紀事

本社自第一期雜誌發行以後接受各方來簡頗多推許紛紛訂
閱日形發達全書五百部已經售罄卽謀再版於一月二十日在
利濟醫院開第三次籌備會劉君次饒宋君墨庵提議雜誌第二
期出書時應當附訂第一期刊誤表以臻完善議決交由編輯部
審慎辦理又陳君牧庵林君志甄提議趕印本社叢書第一輯擬
定先刊書目議決以孫詒讓顧亭林詩校記黃紹箕鮮庵遺文陳
虬蟄廬存稿陳黻宸飲水齋文輯宋衡莫非師也齋文錄葉嘉楨
原著劉紹寬增訂方國珍寇温始末陳懷晉陽日記端木百祿原
著陳謚補輯太鶴山人年譜池志澂全臺遊記陳葆善藝菊瑣言
十種付印預定本年六月底出書用連史六開本印刷發行又李
君孟楚提議徵求東甌書畫名家傳略以資撰輯書畫錄材料擬

定徵求方法十則一自清季修府縣志以後東甌書畫家遺佚無聞者甚多今特徵求其姓氏事略以永流傳一如有家傳及昔賢所撰行狀傳略最佳或未有傳載者由吾人見聞所及自撰傳記亦可一流寓之賢易失記載薄海碩宿博聞名儒惠賜筆談以廣聞見尤為感戢一如於通訊函中詳載某名家真蹟現歸某氏儲藏亦有裨益於保存搜采諸端一凡徵集有若干稿後即由甌風雜誌逐期發表或俟他日另印專書以資考證一凡投稿者俟書畫錄刊成後奉贈一冊一稿紙徵集後由輯錄者視其篇幅體裁或重行編述或酌改字句或遵用原稿臨時斟酌一如事蹟不明傳聞失實者刪削不登一鴻儒耆宿如有贊成厥事惠函教正者甚所盼禱一總徵集處即設甌風雜誌社議決通過並撰徵求東甌書畫名家事略啓當於第三期發表云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一月三十日發印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二月二十日出版

版權
所有
不許
轉載

編輯者
發行者
印刷者
分售處

浙江瑞安楊衙街十六號
甌風雜誌社
浙江瑞安楊衙街十六號
甌風雜誌社
浙江瑞安楊衙街五號
瑞安仿古印書局
上海英租界浙江路
上海中國仿古印書局
各省大書局

甌風雜誌第二期

價目表		期限	冊數	價目	郵費
零售	每冊	六角	二	五	分
半年	六冊	三元四角	一	五	分
全年	十二冊	六元三角	三		